

军旅点滴

高原的星空

■ 卫怡博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银河——雪域高原，星光点点，低垂的天幕仿佛缀满钻石。那天休息，我坐在营房附近一处空地，抬头痴痴凝望星空。看我一脸新奇，身旁的陈班长便介绍起来：“咱这儿离天近，尘烟少，星星就显得格外‘实诚’。”他的用词让我不禁一乐。这位有着23年军龄的老兵，总爱用朴素的字眼形容这片土地。

晚风掠过耳畔，望着灿烂的星空，想家的思绪在我心头萦绕。陈班长知道我初来，便用自己的经历宽慰道：“我第一次上高原执行任务时，环境比现在艰苦得多。那时候和家人联系，全靠在路上辗转的一封封信件。平常除了训练，就是读书看报，日子简单而充实。只是心底那份惦记，从来没淡过。一想家，我就看看星空——星光闪闪，就像家人在看着我。”

看着陈班长鬓角的霜白，我的心底涌起难以言说的感动。在这与世隔绝的高原，要熬过多少长夜，扛住多少思念，才能把寂寞守成一片星光？

我们久久地望着天幕，星光落在冻红的脸颊上。沉默许久，陈班长说：“我女儿7岁多了，还没见过这儿的银河。”他嘴角上扬，淡淡的笑容留在高原的风中。

“去年探亲回家，她刚学完课文《数星星的孩子》，非要拽着我当她的学生。她指着课本上的插图，教我辨认北斗七星、北极星：‘爸爸你看，像汤勺的是北斗七星。勺口对着的，就是不会迷路的北极星呀！’”说这话时，陈班长眉间漫过一层细碎的暖意。

我想起几天前陈班长和妻子的视频通话。屏幕那头，陈班长的女儿举着一张蜡笔画，脸上满是得意。画纸上，穿军装的小人儿站在山岗上，头顶是用银色画笔涂满的天空，星星挤挤挨挨。画的下方，是陈班长的女儿认认真真写下的几个字：爸爸的星星。

我想起陈班长珍藏的铁皮盒里那些信件。现在的他依然喜欢给人写信。他说，有些温度需要纸张来传递……

儿时母亲总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了一颗星。”如今，在高原的星空下，我忽然明白——这些星斗之所以明亮，并不仅仅是“离天近、尘烟少”的原因，更因为抬头仰望繁星的人把想念、坚守一同融进这片星辉。

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每一颗星星，都藏着戍边人未说出口的思念，更镌刻着赤诚的誓言。

小小的拉环

■ 刘 凯

口袋里摸到一个硬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是一个手榴弹的拉环，边儿都磨亮了。这段时间参加培训，我没跟他们在一块儿。摸着小小的拉环，我便想起他们，不知他们这会儿在干啥。

那时，中队让我负责带新兵排的一个班，教他们整理内务。体能训练结束，他们累得不行，换下来的衣服没来得及洗，便迎来新任务。他们急忙把脏衣服塞进柜里，就跑去集合。我挨个把他们的衣服取出来，抱去水房，塞进洗衣机。他们的被子老是叠不好，中午我下岗回来，看见他们还跪在地上，跟那床棉被“较劲”。我蹲下身，手指沿着被面用力划过：“你看，这里要掐出一道深痕。”他们蹲在旁边看，很认真。

这拉环，就是他们送给我的。那天中午，我下岗后回到班里。几名新兵看到我立即围了过来。一名新兵摊开手心，露出这个拉环。“班长。”他声音小小的，“我们找了个礼物给你。你总不肯要我们的东西，但这个行。”我拿过来，拉环凉凉的。他告诉我，这是新兵连投实弹时经过连长同意留下来的。他们嘿嘿地笑，有点不好意思。

我是一名上等兵，比他们多穿了一年的军装。看到他们，我会想起自己的兵之初。我也曾一边在水房使劲搓洗顽固的污渍，一边体味军营生活的单调。教他们时，我会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让他们少走弯路。他们没有多说什么，悄悄地把心意凝结在这个小小的拉环上，送给了我。

摸着这个拉环，我觉得我们的心连得更紧了。

红色记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伟大长征精神的启航之地——赣南于都县。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旧物在灯光下泛着静穆的光：草鞋、军衣、盐包、弹壳、油印传单……它们是岁月按住的回声，俯身靠近，便能听见1934年秋天的风。那风从赣南山谷深处吹来，穿过田埂、祠堂，与村口老槐，裹挟着硝烟与赤诚，漫过中央苏区最艰危的岁月，直抵今日心房。

1934年的赣南，风是凝重的。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前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起初推行“两个拳头打人”“分离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与敌硬拼决战；失利后又陷入防御保守主义，前线战局接连失利，红色政权岌岌可危。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板上文字清晰记载：战略转移的最初决定，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彼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万分危急，中央书

前不久，一位学生打电话来说，完事后聊起家常，问我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除了看书，偶有空闲也会刷视频。”他听后郑重提醒我：“您可别痴迷于刷视频，小心‘脑腐’！”

脑腐，听起来多么可怕。上网一查，才知道这个词因反映出数字信息过度消费的普遍性，曾被牛津词典评为年度词汇。有研究显示，对数字信息过度消费极易削弱大脑专注和深度思考的神经元连接，久而久之将会影响心理健康。

一个热词的出现总有其社会基础，“脑腐”当然也不例外。联想起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的确令人担忧：早上醒来，许多人的第一个动作往往是摸手机，不经意间就让算法推送的资讯流如潮水般漫过尚未完全苏醒的意识；高铁列车上，闪烁的短视频画面与浓缩的“3分钟说透名著”相伴旅途；深夜临睡，最后一瞥仍交付给无穷尽的碎片化信息瀑布。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代生活的寻常图景，我们一方面消费着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另一方面也使得真正属于自我耕耘、独立审视的精神疆土逐渐“水土流失”。导致这种“流失”

记处遂决定主力红军撤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苏区党政军领导怀着沉重而紧迫的心情，为战略转移日夜奔忙。

二

遥想当年，中革军委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前往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更有一场隐蔽战线的生死谈判，为中央红军突围打开了生命通道。《何长工回忆录》中记载，1934年9月，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暗中向红军传递合作意向，周恩来、朱德热忱回应。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与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潘汉年，奉命作为全权代表，携带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的书信，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谈判。

秘密谈判持续3天3夜，最终达成5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红军行动事先告知，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当接到周恩来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暗示红军即将转移），何长工、潘汉年沉着应对，顺利返程复命。这场谈判的成功，为中央红军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关键条件。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前往于都探寻突围线路。他带病深入茶梓、小溪、罗江等地勘察敌情，选定渡河点。

片纸千钧重。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柜里，毛泽东于1934年9月20日给周恩来的急电格外醒目：“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

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这份电报为中央最终敲定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关键的探路作用。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刘英后来回忆：“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冷硬的风，承载着别离的重量。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三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述，将我带至长征出发前的筹备现场。彼时中央苏区被层层封锁，粮食、药品、盐、弹药极度紧缺，而苏区军民的心在风中紧紧相连。人民群众几乎把能筹到的一切都送给红军——他们知道，这支队伍要去寻找一条能让他们活下去的路。

风里飘着稻谷的清香。瑞金叶坪村的黄姓老大娘，挑来家中最后一担稻谷：“红军要出远门，我不送粮送什么？”手心的温度，随风吹过万水千山，温暖了红军将士的心房。

风里缠着针线的细密。赣县韩坊村（今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韩坊镇）的姐妹们在油灯下赶制军装，布不够时，一位刘姓姑娘剪下自己准备出嫁用的布，笑言：“嫁衣以后还能做，红军的衣服不能等。”

风里更激荡着“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誓言。村口老槐树下，“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

动人心魄。青年们将“胜利”二字刻进眼眸，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沉沉黑夜。

那一双双在油灯下编出的草鞋，鞋底坚实，鞋尖微翘，像蓄势待发的小船。它们即将爬过山、蹚过水、踏过雪，把一个年轻的脚印刻印在二万五千里的信仰之路上。

四

暖阳下，站在“长征第一渡”——于都县城东门渡口，风与涛声相拥，红色记忆在风中苏醒。当年的于都河面宽600余米，水深浪急，8个渡口中有5个需架设浮桥。沿河百姓捐献了800多条渔船，有的用于架设浮桥，有的用于摆渡。搭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很多百姓把自家的门板、床板主动拆了抬来，还有老人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

风里传来时任红军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在《长征路上第一桥》中的记述：有一位赵姓老表听说红军需要木料，当即扯断未熟的南瓜藤，拆了瓜棚扛去河边；有一位曹姓老大爷，将为自己准备的寿材亲自送到架桥现场。周恩来那句“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感慨，随风飘荡92年，依旧温暖人心。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滩滩鸣。”在1934年10月的萧瑟秋风中，中央红军主力星夜渡过于都河。草鞋踏过浮桥的声响，与风的呜咽、水的潺潺声交织，奏响万里长征的序曲。

当风吹过赣南，深情倾泻着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伟大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藏在这永远滚烫的风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前行。

开掘思想的深井

■ 濮端华

的罪魁祸首，便是“脑腐”。

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由于涉及到数字化时代媒介信息判读问题，我便提议围绕“脑腐”现象作一番讨论，结果气氛异常热烈。有的提出“脑腐”的本质是思想懒惰，是精神活动的怠惰与主体性的退场。有的罗列“脑腐”的各种表现：对现成结论的欣然接纳，对复杂问题的本能回避，对独立判断的悄然让渡，等等。还有的列举“脑腐”可能带来的危害：当搜索引擎与智能助理能秒答多数疑问，我们便懒于追索答案的来路与构建过程；当社交媒体的情绪化表达与标签化归类大行其道，我们便习惯于用转发代替深思。

大家各抒己见，启发了我的思考：这样一种惰性，必然蚕食人之为人的理性光辉与创造潜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思考确立为存在的基石。倘若思想的锋芒钝化，个体便极易沦为信息洪流中的漂浮物，丧失在纷繁世相中锚定自我、明辨方向的能力。其结果是，认知变得扁平，情感趋于极化，深度洞察与复杂共情的能力日渐退化，精神生活虽有资讯的“宽

度”，却难逃思想的“贫瘠”。“脑腐”一旦弥漫为集体现象，则可能将社会导向“平庸的停滞”。鲁迅先生曾力倡“首在立人”，而“立人”之要在于拥有“独具我见”的“觉醒的心”。倘若心为惰性所蔽，思想的原发性与文化的更新力便无从谈起。

我专程去请教一位社会心理学教授，试图解开“脑腐”的心理机制。一番抽丝剥茧的对话，大致形成了共识：人性中固有的趋易避难倾向，以及面对不确定性时寻求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为“脑腐”提供了温床。接受一个清晰的结论，远比在模糊、矛盾的证据中独自跋涉、构建自己的理解来得轻松。这份“轻松的诱惑”，悄悄削弱着批判性思维的防线。当然，不能排除技术演进的“双刃剑”效应。算法精心编织着“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让人们沉醉于“正中下怀”的舒适区，隔绝了不同观点的必要挑战。消费主义文化则不断许诺“速成”与“捷径”，将深度思考塑造为一种“不经济”的行为。在“内卷”与焦虑的驱动下，一些人将精神能量耗散于对外部指标的追逐，而无暇亦无力向内开掘思想的深井。

如何防止“脑腐”？我将教授的建议总结成以下几点。

首先，要做到慎思。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更需效仿古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道，主动为自己创造“离线”沉思的间歇，对涌入的信息保持一种审慎的“质疑”，问一问：此说从何而来？依据是否充分？有无其他视角？敢于与问题独处，方能收获真知。

其次，要勇于“破茧”。我们要努力超越算法的“投喂”，去涉猎不同领域的经典，聆听独立思考者的严肃论述，或者主动学习新知识、新语言，以打破固有的“信息茧房”和“认知茧房”。跨界的知识结构往往能激发出人意料创新连接。

再次，要习惯落笔。写作是逼迫思维走向清晰、严谨的苦役，也是使其结晶的过程。无论是私密的日记还是公开的论述，将飘忽的想法落于文字，其梳理与深化的效果远胜单纯的大脑活动。只有当思想的勤勉内化为一种价值追求与生活态度，我们方能在外部的喧嚣与速变中，构筑起抵御“脑腐”的坚实而丰饶的内在秩序。



春风又绿江两岸（中国画）

卫道志作

短笛新韵

战鹰起飞

——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八十周年

■ 郑 伟

题记：东北老航校，是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战火中，它曾4次搬迁转移，创造了世界空军建设史上一个奇迹。

它，不是一个传说
而是一部传奇

当1946年的阳光
穿透苍茫的东北大地
那些散落于战争废墟的机翼、螺旋桨
连同老乡拆装到自家马车的轮胎
被拼接成一架架“补丁”飞机

无数梦想
在天空集结
座舱内，青春勃发的学员
用绳索系作安全带
用稻草填充伞包
用玻璃磨制风镜
用绑在腿上的马蹄表
丈量着时间和生命

简陋的停机坪
没有塔台、信号灯
没有可升空的初级、中级教练机
他们打破铁律
与满载补丁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
一飞冲天

珍稀的航油
一点一滴燃尽
酒精被赋予重任
以99.8%的纯度启动
一如冰天雪地里
炽热滚烫的激情

从通化到牡丹江
从东安重返牡丹江
再至长春
“人推火車，马拉飞机”
炮火硝烟中的辗转腾挪
淬炼着一个闪亮名字：东北老航校
作为人民空军
和新中国民航事业的摇篮
这里星辰灿烂
那是开国大典惊艳亮相的飞行编队
那是抗美援朝战场的
叱咤风云的“空中刺刀”
那是根植于1946年3月1日
惊蛰到来前
一颗红色的航空种子

从此，精神融入血脉
融入万里长空
战鹰翱翔，英勇腾飞

二十二岁的阳光

■ 邓一非

雷锋，你是一本书
带着六十多年前
油墨朴素的味道
当我翻开扉页
就听见螺丝钉
在机器的胸膛里
唱起清亮的歌
看见补丁擦过补丁
在磨破的袖口
开成倔强的花
你操纵方向盘的每个转弯
都画出为人民服务的半径

雨水打湿的封皮下
藏着整个春天
你推过的独轮车
还在田埂上印着辙痕
你补过的千层底
还在丈量
从望城到抚顺的轨迹
而真正的故事
不在字里行间行走
在孩子们
拾起螺丝刀的手上
在陌生人
相视一笑的眼底
在每颗螺丝钉的心里
你是从未写完的书
每个三月
春风都会翻开崭新的一页
上面永远闪烁着
二十二岁的阳光